

红

岩 英

雄 丛

书

A portrait of a 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brown suit, white shirt, and red tie.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white with vertical black lines.

虎穴英杰

韩子重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a blue rectangle with two white diagonal lines, and a green rectangle below it.

彭斯远 / 主编 车毅英 棠 迪 /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虎穴英杰韩子重

彭斯远 主编

车毅英 棠 迪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虎穴英杰韩子重

彭斯远 主编
车毅英 董迪 著
张子虎 装帧

责任编辑	郭景锋	美术编辑	吴列平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史建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4.125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72,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联合科教文编译所印刷厂排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市金盾印务公司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324-3236-X/G·885(儿) 定价:4.30 元



韩子重烈士

开 头 的 话

1949年11月30日山城重庆宣告解放了，当漫长黑夜消退、曙光普照巴蜀之际，解放大军在全市人民夹道欢迎下整队入城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神采奕奕，在万众欢腾中骑着战马进城了，人们围着解放军尽情唱啊，跳啊！拉着他们的手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山城从此开始了新生！我飞奔向歌乐山，大胆地跨进“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人间魔窟的大门。我急于想亲自砸开牢门，放出亲人、战友，和他们一起欢庆胜利。可是眼前的惨景使我惊呆了，从白公馆到渣滓洞，尸首累累，血迹斑斑。在冒烟的余烬中，烈士们的遗体被弄得面目全非。松林坡前几个大坑里，尸体枕藉、血水横流。这时，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眼泪夺眶而出。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败退时向狱中的革命者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我走遍这杀人场的每个角落，寻找着亡友的遗体。直到半个月后，在组织和一位熟悉地形的农民的帮助下，从松林坡旁一块萝卜地里，掘出了韩子重的遗体，他和李承林烈士同铐一副美式手铐，十余处枪眼洞穿了他们的躯体，两人紧紧握着拳头，满脸还带着愤恨之情，我打开了他们的手

铸，满含悲痛的眼泪，把遗体装入棺木，安放在烈士陵园中。

韩子重牺牲时年仅 27 岁。他在人世上短短 27 年鲜为人知的事迹，他毅然走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庭投身革命，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勇于献身的精神，至今常在我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震动，引起我无穷无尽的思索——

韩子重的父亲 1926 年考取日本士官学校，学成回国任 24 军炮兵司令部参谋长、旅长、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参谋长、四川军管区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韩子重是家中的长子，备受怜爱，他也深知父亲身居要职，自己完全可以走一条享乐人生的道路，但为了追求真理，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出走，他在 1939 年 5 月出走时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不想当官，我要想侥幸成功，我就蹲在这儿，依赖父亲了。……西北，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应在那里去寻找自由理想……请把你的孩子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这样地对你孩子的爱护，才是真正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他一路历尽艰辛，奔向延安，又服从组织的安排，来到山西八路军总部，进入抗大学习，战斗在晋东南抗日战场上，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战斗在敌人心脏，秘密进行党的地下军运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

韩子重是我父亲车耀先的学生，又是我大姐车崇英在协进中学的同班同学、革命战友，更是我永远怀念的挚友。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在如磐风雨中的音容笑貌、斗争事迹、

精神品格,总是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今天,在高扬“红岩魂”、建设新中华的时代热潮中,我和子重的弟弟子渝一道,把韩子重和他的战友的故事整理出来,献给我们可爱的少年儿童!

车毅英

1997.4.5.清明节

目 录

开头的話·····	1
为抗日 投身救亡中·····	1
学英雄 入党多出力·····	5
斥歹徒 愤怒驳怪论·····	9
说《大声》 敬仰车耀先 ·····	13
邀导师 聚会“努力餐” ·····	19
请吃糖 回忆姊妹情 ·····	25
爱祖国 “人人有责嘛” ·····	29
保机密 两人“吃”文件 ·····	34
寻圣地 临别留家书 ·····	39
听安排 长驱向敌后 ·····	43
进抗大 随营学新知 ·····	48
动脑筋 苦练真本领 ·····	52
搞军运 阆中聚英杰 ·····	56
战蓉城 “虎穴”显神通 ·····	61
教学云 子重识父亲 ·····	66
赴香港 接受新任务 ·····	72
出叛徒 特委遭破坏 ·····	77

伸魔爪	逮捕六壮士	83
不屈服	喋血十二桥	90
渣滓洞	难友建诗社	95
做“红心”	春节大联欢	101
读书信	毅英受鼓舞	107
换字典	幺叔暗接应	112
黎明前	碧血染歌乐	116

为抗日 投身救亡中

成都的成属联中，也就是现在的成都石室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

韩子重初中考入这所学校后，和他的战友赵光鲁等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革命生涯。

此时的韩子重还是一个 14 岁的少年，但国内发生的这一切，却深深地震撼了他。

韩子重的父亲韩任民当时在四川 24 军炮兵司令部任参谋长，是一位正直的爱国军人，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努力学习，追求上进。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韩子重很小就知道关心他人，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家有各种书报杂志，韩子重从中了解了不少时局变化。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时常牵动着少年子重的心，政治生活中的风云变幻和报刊杂志的深刻揭露，又给了他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这年年底发生的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更使他感到了时代的召唤。

这年(1936 年)冬天，古城西安格外寒冷。日军不断扩大侵略，蒋介石不仅不派兵抵抗，反而跑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带兵进攻陕北红军。张、杨忍无可忍，于 12 月

12日举行“兵谏”，派军队深夜冲进骊山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和随行的军政要员。

消息传到成都，成属联中这个死水池塘泛起了波澜。

这天上午，放学的钟声刚刚响过，韩子重迫不及待地冲到赵光鲁的座位旁，拉着正在收书的赵光鲁就往外跑。

“什么事这么着急？”赵光鲁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边跑边问。

跑到教室外的一棵树下，韩子重停了下来。

“光鲁，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韩子重十分激动，脸上泛着红光。

“真的？”

听到这个消息，赵光鲁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赵光鲁是我党早期活动家赵世炎的儿子，受叔父的影响，赵光鲁跟韩子重一样从小就关心国家大事。

“子重，这下好了，抗日有望了！”赵光鲁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紧紧拉住了韩子重的手。

然而，毕竟是14岁的孩子，他们俩对眼下发生的事件还不可能有深刻的见解，但凭着一腔爱国热情，他们又非常关心时局的变化。

两位少年在树下谈了很多，他们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参加到抗日救亡活动中去。从那以后，他们经常相约去校外听抗日救亡演讲，去帮宣传抗日的大学生张贴标语，他们还把在外面听到的消息带回学校，在同学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韩子重、赵光鲁所做的一切，被高中普八班一位叫余有麟的同学看在了眼里。

余有麟是四川人，他 1933 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回到老家自流井。1936 年 9 月又返回成都，进入成属联中。

当时，我党的活动不是公开的，在成属联中也还没有建立组织。余有麟复学后，一边寻找组织，一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特别留心周围的同学，发现要求进步的，赞成抗日的，就积极去做工作。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余有麟去校外参加一个演讲会。结束的时候，他在会场上又看见了那两张熟悉的面孔。

“又是他俩，”他想，“我得找他们谈谈。”

余有麟大步走上前去，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

“喂！小同学，你们好！”

这两位被叫做“小同学”的，正是韩子重和赵光鲁。

“你是……”韩子重觉得这位“大同学”很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我是高普八班的，叫余有麟。”

“哦，想起来了，子重，我们见过他，那次……”光鲁兴奋地说。

赵光鲁的话引起了韩子重的回忆，是的，哪里才一次，多少回救亡宣传活动中，他们都见到这位“大同学”的身影。

“我叫韩子重，他叫赵光鲁，我们是初中的。”

看着这两个纯真热情的小同学，余有麟笑了，他紧拉着

他们的手，向会场外走去。

爱国热忱，救亡激情，共同追求把余有麟、韩子重、赵光鲁三位热血青年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课余时间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局发展，关心国家大事。

1937年，全国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7月7日夜，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

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8月13日，日军大肆进攻上海；

12月，南京、上海、杭州一大批土地全部落入敌人手中；

民族危亡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在余有麟的带领下，韩子重和赵光鲁，还有高普九班的刘瑞三、高普一班的曾彦利等经常到校外去参加“救亡周刊社”、“大众读书会”的活动，在校内外张贴抗日救亡墙报。除了正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外，他们还和妥协投降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消极抗日的丑恶嘴脸。

这年秋天，15岁的韩子重加入了进步的救亡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学英雄 入党多出力

1937年11月，余有麟与刚从延安派到四川来的廖志高、邹风平接上头，很快恢复了党组织关系。根据党组织安排，余有麟开始筹划在联中建立支部。

余有麟首先想到了韩子重和赵光鲁。

自从那次在校外救亡演讲会上认识后，他就经常带着他们参加校内外的救亡活动，指导他们看一些进步书籍，给他们讲“井冈山”，讲“长征”，讲“延安”，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国民党的消极投降，还给他们讲了一个让人久久不能平静的故事……

韩子重永远忘不了余有麟讲的那一幕，忘不了余有麟那低沉而深情的声音：

“……突然，枪声停了下来，日本鬼子抬头一看，发现这八个人已打完弹药，‘八格牙鲁，活的干活，活的干活！’鬼子叫着冲了过去。

“鬼子端着枪越逼越近，又发现这八个抗联战士原来是女的，于是他们更加嚣张，鬼哭狼嚎似的大叫着扑了过去。

“面对日本鬼子的重重包围，我们的八位姊妹，我们的巾帼英雄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她们怒目注视着眼前这群

穷凶极恶的强盗，一步一步向江边退去，最后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义无反顾地投向了滔滔牡丹江……”

余有麟讲的是冷云等八位抗联女战士英勇就义的故事，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韩子重和赵光鲁深受感动。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余有麟发现这两个“小同学”不光追求进步，有抗日热情，还渐渐锻炼出了明辨政治是非的能力。余有麟还发现，他们在了解共产党这个组织后，都非常渴望成为其中一员。他把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

1938年1月的一天，余有麟找到韩子重，悄悄对他说：

“子重，你的入党申请上级批准了。”

韩子重眼睛一亮，内心说不出有多激动。

那天晚上，他们举行了秘密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庄严的党旗下，韩子重举起了右手——

“遵守纪律，不惜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声音低沉而有力，韩子重眼含热泪，心中默默念道：

“党啊，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都交给您了！”

由余有麟介绍，赵光鲁、刘瑞三等同学也先后在联中入党，不久，中共成属联中支部成立，余有麟任支部书记。

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广大民众逐渐觉醒，抗日热情越来越高涨。然而，此时的情况也非常复杂，有像共产党那样坚决抗日的，也有打着“抗日”旗号，干着投降勾当的，还有利用民众抗日心理，趁机拉帮结派，为自己谋私利的……当然，小小的成属联中也

不例外，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通过联中支部在部分同学中传播，影响逐渐扩大；国民党三青团加紧在联中的工作，也拉拢了一些学生；还有地方势力“武德学会”，也在积极活动。

面对这样的形势，联中支部的同志们决定：广泛交朋友，把更多的同学团结在党的周围，壮大抗日力量。

这年4月，由于余有麟在校外的任务较重，韩子重接任了成属联中支部书记的工作。那天，当余有麟把组织的这个决定转达给韩子重时，韩子重坚定地说：

“有麟，请放心，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一定挑好肩上的这副担子！”

韩子重肩上的担子确实不轻，他毕竟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啊！他和他的战友们为“战时学生旬刊社”的工作四处奔走，这是比“救亡周刊社”更为庞大的学生救亡团体，他们经常在校外开展有内容，有声势的活动，这些活动激励和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也吸引了联中的不少学生。于是，他们又加紧做个别同学的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介绍他们参加抗日团体。

同时，他和支部的同志还组织同学在校内以墙报的方式宣传抗日。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并未完全公开，他们的墙报只得在深夜贴出去，贴在学校食堂大门的东北侧墙上。三青团也办有墙报，他们的墙报贴在食堂大门的西南侧墙上。在某些问题上，双方观点针锋相对，韩子重和他的战友们毫不退让，他们的墙报观点鲜明，形式活跃，使不少进步

师生从中受到启发，坚定了抗日的信心。

5月的一天，韩子重正在教室里看书，突然赵光鲁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对他说：“快！有麟找你有事。”话音未落，拉着他就往外跑去。

两人匆匆来到一处僻静的草坪上，见余有麟、刘瑞三正和一位陌生人在那里谈话。

“子重，快，来认识认识！”随着余有麟的喊声，陌生人转过身来。

眼前这位陌生人，年轻而充满朝气，瘦削的脸庞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出坚毅、深邃的目光。

“他是谁呢？”韩子重还显得有些生疏，可陌生人却一把拉住了他的手，热情地说：

“子重同志，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嘛，墙报的宣传生动有力，校内外的组织发展很有势头啊！你们为党出了不少的力呀！”

韩子重不知道眼前的这位陌生人就是韩天石，他原是北大的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由于在北平暴露了身分，党组织安排他来成都开展学生运动；他也不知道，韩天石来蓉后去了四川大学，担任了中共四川省直属学委书记，这次是到成属联中来检查学校支部工作的；他更不知道，韩天石在听了余有麟的简单汇报以后，对联中党支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领导同志的亲切话语，一下子扫尽了韩子重的陌生感，他也紧握住韩天石的手，一同坐在了草地上。